

## 醫學生的文化與教養

1969 卷1期12

馮海柱

得睹二位小同學在「啓思」撰文非議我們的「醫科夜」，微有不快；因為他們實在大大的誤解了「醫科夜」的真義。本人虛長一丁點兒，自感有為他人啓蒙的衝動，所謂救貧亦救娼，亦是醫界玉律之一。

小同學提及「文化」、「教養」等詞，然未能盡釋，似乎不大明白什麼叫做文化。愚見以為「文化」者，「文」已後「化」也。讀者諸君啊，這個「化」字大有文章。譬若在一个幽默劇中振臂高呼：「救救有牛奶喝的細路仔啦！」又如救世軍之流在很軟熟的週年餐舞會叫嚷：「罪人讖悔！快挖清荷包奉獻。」等等，都是不化。小同學自出娘胎以來，只見過兩個「醫學夜」，諒經驗尚淺，居然妄評長短，大言驚人，亦屬不化。青氣未散，俗氣未生之時，正好大事吸收學習，看化紅塵，才能做個又文又化的好醫生。說不定在這個學分先後的圈子裏，也能夠後來居上，此勉。

小同學好像很仰慕教養文化，不過從他字裏行間，可窺睹他覺得「性」是應該「面紅」的，而有「味道」的台詞是很「醜」的。這是未成熟的思想，適宜否決貶彈，只望他快快長大成「人」，免負他祖宗的厚望。

教養的一部份，就是能夠容讓，能夠接納，能夠吸收。「醫科夜」是歷史悠久的開心菓之夜，是娛樂時娛樂的娛樂；但亦不是全無文化，小同學不文不化，所以走眼（即係走寶）耳。以例證之，本年第五年級演出「生仔悲喜劇」，可謂寓人生於幽默，無得頂！小同學卦住面紅，看不到做媽媽的淒厲，看不到「接生婆」的醜惡，看不到醫學生的苦悶。各部門的講師有教落：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適宜急急請教你的Tutor。」說到「醫科夜」各劇內容貧乏，只是片面之詞，或許前兩三劇的確稍嫌貧乏，不過參加演出即是學習，將來他們一定狠辣，小同學試觀之。

愚見一向以為教育之道，不在讀聖賢書，而在體驗人生，在於塵污之

地翻筋斗，然後才可以試試學做個「文化」的人。只曉躲在家裏讀莎翁雪梨（其實這些勞什子亞水都讀過），或和些所謂大學生的不文不化的文科生談些不文的現象，而空着急地冤枉地面紅，這是正一藏在象牙屎塔中，萬世不得超生，可悲。

醫學生是很特別的一等人，將來責任重大，人命關天，確是非同小可；所以須要特別的教養。最基本的必要是有同情心，能夠略作犧牲，你要問自己：「假如半夜三更，對面王師奶陣痛要生仔，自己會不會踢開暖暖的棉被，去幫她一點氣力？」如果你以為：「免啦，叫她坐的士自己去贊育醫院算數！」你還是趁早回頭，改讀文科之類。第二必要是「有救無類」，譬如一個吧女染了越南玫瑰，或者墮胎不成流血不止，爬到你的診所，你不能說：「醜死怪！面紅！否決醫你個大罪人。」老麥教授講過：「做醫生專責只醫身體，那xx的靈魂勞什子，是牧師的生意！」（大意如是，意譯，本人不負任何責任。）第三必要是切戒大驚小怪，譬如大肚李被老婆斬了一刀，但他還是永遠的愛她，你這個緊張醫生，急急去報警，是不通情理，亦是不化。第四必要是見色不能亂，這點似乎是老生常談。但亦是小同學最難克服的，譬如有女病人某，疑生乳癌，你看她時口乾手顫面紅過耳，又或過度有型，當她是豬肉似的檢驗，甚傷她人的柔細情感，有負病人給你的信心。

這四點基本的教養，怎樣可以求到呢？正是條條大路通羅馬，要靠自己的機緣和福份，不過要緊記着，病人的安危悲樂，全仗醫生的技藝和這些機緣和福份。歸根究底，還是要多學習，多體驗，看化一點，不要閉門造車，更要虛心自省；或許學有小乘，濟世救人，又能自娛，也是功德，善哉。